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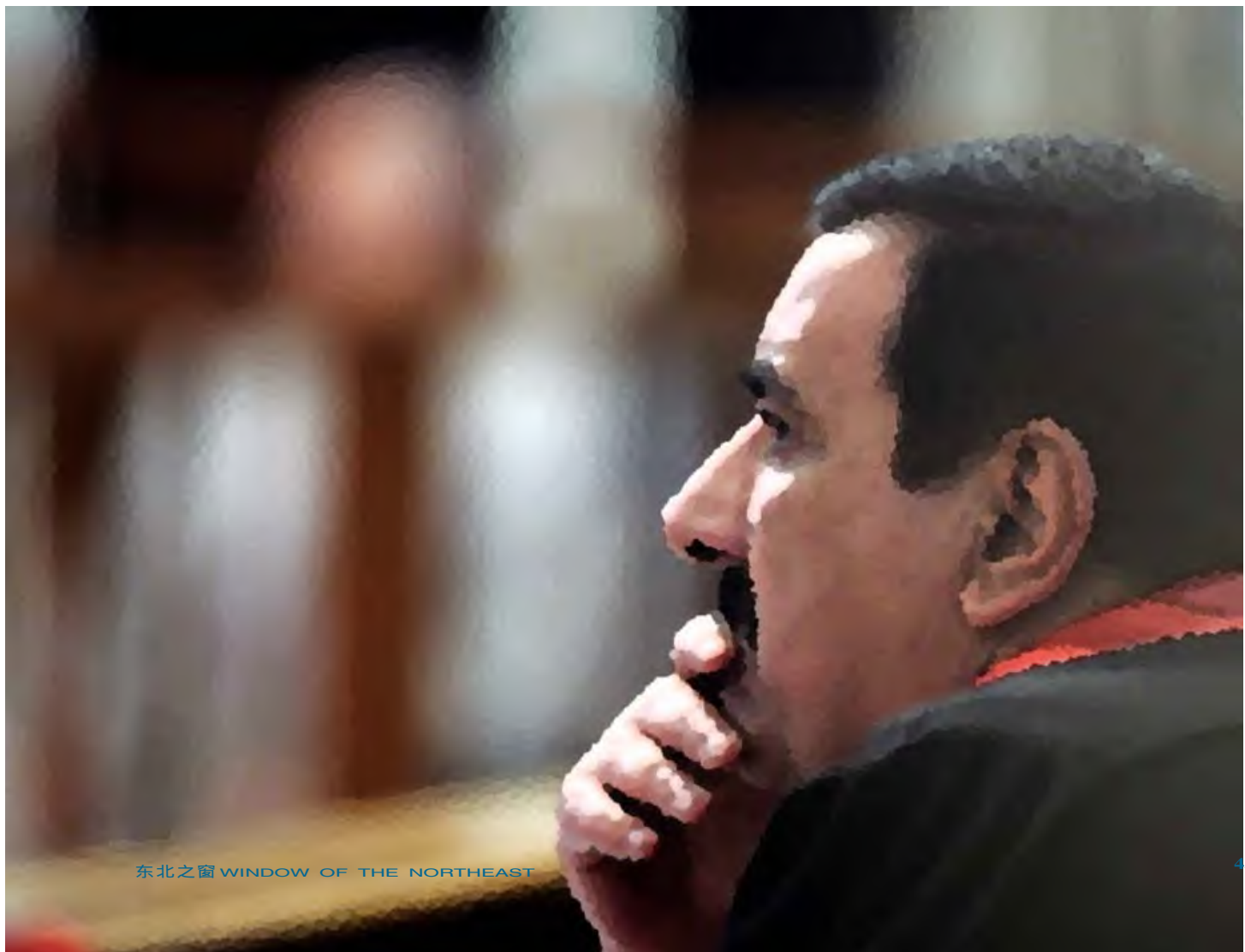
假如是萨达姆……

——战火纷飞、生灵涂炭，阿拉伯世界怀念强人时代

■环文

加沙战事以来，从“单方面打击”到“单方面停火”，以色列军队的行动丝毫没将阿拉伯国家放在眼里。

1月16日，阿拉伯部分国家在埃及、沙特等阿盟重要成员国的抵制下，于卡塔尔另行召开了一场讨论加沙问题的“峰会”。这场上演于敌人炮火之下的兄弟对台戏清楚地暴露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也令更多的阿拉伯人开始怀念曾经的团结、强盛的阿拉伯世界，并盼望这能有一位铁腕领袖带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分裂、内斗的局面。





“萨达姆”们在哪里

公元 632 年到 1258 年的阿拉伯帝国无疑是阿拉伯民族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它曾地跨欧亚非,版图西临大西洋,东抵印度河,与同时代的中国唐朝并称世界两大“霸主”。最令世人惊叹的是当年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速度,632 年它只占领着阿拉伯半岛,但 22 年间阿拉伯帝国就先后击败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变成地跨三大洲的“超级帝国”。在随后的西征中,阿拉伯铁骑又一路打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让整个欧洲闻风丧胆。

这种堪称“奇迹”的征服速度,是在阿拉伯强势领导人的带领下完成的。无论是公元 7 世纪的萨拉丁,还是 20 世纪的纳赛尔,这些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都曾凭借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语扩大民间的政治忠诚度,使阿拉伯世界拥有了团结共荣的基础。

阿拉伯帝国 600 多年间的确不缺少带领人民抵御外辱的强人领袖,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率众抵御十字军东征的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萨拉丁。萨拉丁率领的阿拉伯联军于 1187 年开始向盘踞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发动攻击,顺利收复了被基督教占领了 88 年的耶路撒冷。此事直接导致罗马教皇马尔班三世去世,欧洲列强也因此发动了著名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面对西方强敌毫不畏惧,而战争中,他在战场上向失去马匹的十字军统帅、英国国王理查赠送两匹宝马、给患病的理查送去水果的大度举动深深打动了理查国王。最终,理查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萨拉丁的弟弟,作为“结婚礼物”的耶路撒冷则被历史性地留在了穆斯林手中。

一家设在英国的阿拉伯文报刊日前称,正卷入以巴调停的埃及令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想起了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灵魂人物。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强调通过强有力的阿拉伯政府行动,共同面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西方”。“纳赛尔政策”让阿拉伯国家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团结稳定,令西方国家面对这块“硬骨头”不得不表示要把

中东的问题“放一放再说”。纳赛尔还亲自指挥了第二次、第三次中东战争。当年,叙利亚、也门、苏丹、利比亚等国纷纷提出希望通过与埃及联合,组成统一的阿拉伯新国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969年发动政变后,甚至对埃及特使表示:“我们是为纳赛尔发动的政变,我们不想统治利比亚,现在应该由纳赛尔总统将这个国家接管过去。”

1月18日,在“阿拉伯门”网站上,一位网友写道:很多人至今还记得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纳赛尔来到位于开罗的艾兹哈尔大学,他健步走上讲台,举着拳头号召人们勇敢抗击入侵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结果,不但埃及士兵奋勇杀敌,许多大学生也踊跃冲上前线。

近来,在阿拉伯的报刊和网站上充满了类似怀念强人时代的文章。有媒体想起了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怀念他1973年亲自指挥埃及军队向以色列发动闪电战,把以色列打得措手不及。阿拉伯门户网站“中东在线”甚至刊登了一篇题为“如果萨达姆在,加沙不会出现如此悲剧”的文章,称如果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还在,他会毫不犹豫地制止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屠杀。

看来,战乱当前,手无寸铁的阿拉伯人民纷纷开始怀念曾经的“时代强人”,也幻想着,能够有一位“强人”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背靠大树不一定“好乘凉”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伊朗裔中东问题学者叶辛·莫克伯格说:“让阿拉伯世界在过去50年里陷入政治角力不止、血雨腥风不休的原因,其实也来自昔日让阿拉伯帝国崛起的两大因素。阿拉伯世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背景过于复杂,在13世纪、20世纪乃至21世纪当地出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埃及、伊拉克、摩洛哥等国始终因宗教信仰等因素出现冲突,甚至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它们虽然表面上还服从于伊斯兰教权威,但事实上已貌合神离。”

其实,除了纳赛尔之外,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也都曾热衷于统一阿拉伯、复兴阿拉伯,却都以失败告终。相反,阿拉伯世界却因上世纪70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以及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而发生了两次大分裂。这两次大分裂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并使“泛阿拉伯主义”几近销声匿迹。

另外,阿拉伯世界总是在寻找世界的强权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依靠,无形中加速了世界政治单边化的进程,也削弱了阿拉伯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莫克伯格说,以埃及为例,对很多埃及人来说,纳赛尔是民族英雄人物,但从历史可以看到,纳赛尔为重新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世界而采取的政策是一种引导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走向失败并产生损失的道路——在纳赛尔领导埃及期间,他更多的是依靠来自苏联的援助,当一切伴随着苏联的衰败和解体而结束后,阿拉伯国家似乎还是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又倒向了美国,让历史悲剧重演。

石油能否成为阿拉伯的政治武器

“中东在线”1月18日的一篇文章从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分析了阿拉伯世界软弱、分裂的原因。文章认为随着近几年美国推行的“大中东政策”、伊朗的逐步崛起以及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活跃,各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不同。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院艾姆尔·哈姆扎维认为,阿拉伯世界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是“所谓的温和派”,包括埃及、沙特以及部分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另一个是“抵抗阵营”,主要包括叙利亚、伊朗(注:伊朗不属于阿拉伯国家)以及哈马斯与真主党。“温和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和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其中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实现了和平,从而得到了美国大量援助;沙特是世界“石油大王”,与美国是“石油换安全”的关系,他们在提防西方世界的同时,将伊朗和激进宗教势力当做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敌人,注意保持在两个敌人之间的平衡。而在两大阵营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都对美国有较强的依赖。因此,在对外战略上,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排在全阿拉伯世界利益的前面。

还有中东媒体认为,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都自视甚高,互相看不起,如伊拉克人自豪地认为巴格达是历史上阿巴斯帝国的首都;叙利亚人以更早的伍麦叶帝国为荣;而埃及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阿拉伯老大,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来自埃及。当阿拉伯国家过分沉浸于此的时候,一道无形的屏障就竖立起来了。

另一方面,随着海湾国家近几年经济腾飞,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而阿盟内部缺少经济交流,更少有合作,富裕的产油国在最近6年共获得2万多亿美元的利润,却没有用于投资其他阿拉伯国家。阿盟的统计数据显示,阿拉伯国家内部互相投资总额仅相当于阿拉伯对美国投资的20%,各成员国间经济关系不紧密使得阿拉伯国家却对美国倚重颇深。现在,美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最主要的军火提供商。

有人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之所以有牌可打,那就是因为石油。1973年,为抗议以色列发动“赎罪日之战”,阿拉伯国家联合对西方进行石油封锁,造成当时原油价格暴涨4倍,导致西方主要国家GDP平均下降5%。

土耳其《今日时报》说,“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将石油政治化”将是美国的噩梦,是中东地区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据科威特《火炬报》透露,在1月16日的阿盟外长会议上,“石油武器”的提案却遭到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的反对。科威特副首相萨巴赫说:“最近4个月,产油国的总损失额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海湾地区60%的工程被迫停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使用‘石油武器’”。而经历了几次能源和经济危机磨砺的西方国家,也已建立起一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机制,减少对阿拉伯世界的过分依赖,阿拉伯国家若以石油为武器,不仅效果不会太明显,还将为减产、禁运、提价等措施付出代价。东 编辑/任美华